



散文

缘起坷垃情自悠

■朱国杰

走在豫东的原野，每当看到拖拉机冒着黑烟突突着深翻土地，看到刚耕出的带着清新气息的泥土，不免想起儿时关于黄土地，关于打坷垃的往事。

故乡在豫东，祖祖辈辈种的是老淤地。我十一二岁的样子，也就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每逢中秋节前后，便是农村最忙的季节，要数最为劳累的应算是犁地了。

三更时分，父亲起早给待上套的牛儿们淘草喂料。东方破晓时，牛儿们吃饱喝足，也该下地干活了。父亲早已把化肥、犁子和耙装到架子上，让哥哥牵着牲口，喊上全家人犁地去。

到了待犁的地块，二哥手脚麻利地帮父亲给牛儿们拴上套，站在左侧牵着领墒牛儿的撇绳，父亲执鞭扶犁，伴随着父亲使役牲口时断断续续的“吁”“喔”“驾”，一家人便开始一天繁忙而辛勤的劳动。母亲挎着竹篮，跟在犁子后面洒碳铵，我和三哥每人一个榔头，负责打坷垃。

我年龄小，有时一个坷垃要打三四下；三哥比我大两岁，他每看到新翻出的个头较大的坷垃，总是把榔头高举头顶，攒足劲儿，“嘿”地一声，大坷垃便粉身碎骨。我赤脚走在新翻的田沟里，踩着脚下润湿的泥土，像是踩在柔软的沙滩上，心旷神怡。望着眼前新翻的土黄色的波浪，闻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心旷神怡。

犁地时，犁的若是豆茬地或玉米、高粱地，因管理时踩得少，翻出的坷垃就小；倘若烟叶或棉花地，人踩得多，地就结实，翻出的一个个坷垃大如小山，不掏真力气是打不碎的。一场下来，原本凉气飕飕的深秋，干不上个把钟头定会让人汗流浹背，而那拉犁的牛儿们也定会口吐白雾，气喘嘘嘘了。

到了半清早，近二亩的地块已基本犁完，若是地块稍大些，父亲会分两场犁，干了半场，父亲会让牛儿们歇歇脚，他则从口袋里摸索出一个二指宽的纸条和一小撮碎烟沫儿，卷上一根手香烟，脱下一只鞋磕去里面的碎土，垫在屁股下，坐在地头享受片刻的清闲。这时，娘会掐上一些鲜嫩的红薯叶，

择些红薯梗，回家做早饭。

如果遇到大旱天，一个多月也不曾滴一两滴雨，由于旱天的雨难下，父亲经过再三思量后，领着全家人打压水井浇地，一般地是头天下午浇，第二天早晨犁。如果头天浇得不均匀，第二天犁地时牛在那个地方就拉不动，往往哥哥在前面拉牛绳，父亲在后面用鞭子抽，绳套被挣断是常有的事儿。有时一场能挣断三五回，绳扣较结实，父亲用手解不开，只好用牙咬原来的绳扣，尽管那绳扣在牛身上蹭了又蹭，有许多油灰。他气得发誓下一个季节准要换新牛套，可是当下一个农忙季节果真到来时，也不曾见父亲买新的牛套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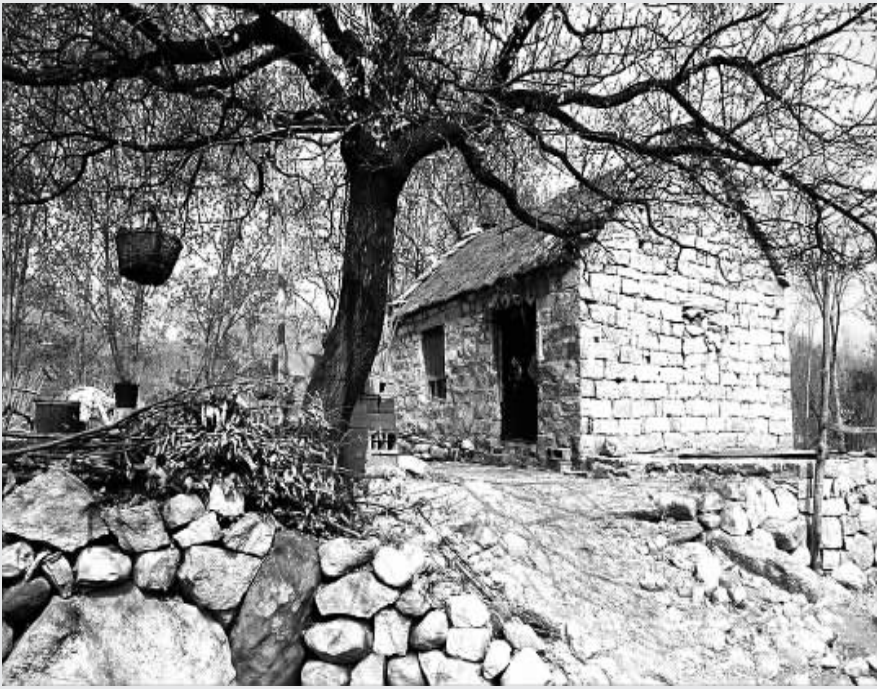
歇了一两根烟工夫，牛儿们流着反刍后老长的涎水，被父亲催起，他摘掉铁犁，挂上耙齿已磨掉一截的木耙，开始当天早上犁地的最后一道工序——耙地。这耙地是有讲究的，先是通着耙一遍，把原本翻成沟的高高低低的泥土耙平，接着是旋耙，把藏在下面的大坷垃

捞上来，当旋着耙地来往合拢时地已耙了三遍了；最后一遍是再通耙一次。经过这样耙四遍，地表下近半尺深的位置已基本没有大坷垃了。父亲耙地时，我和哥哥们会每人一把榔头，专挑那些新耙出的“愣头青”砸下去。直到九点多了，人累牛乏，方听见村头母亲喊回家吃饭的叫喊声，我们才结束繁重的劳动。

在农村种地有个讲究，耩麦时，如果谁家地里的坷垃打的一点儿也没有，在人们的印象里谁家就会种地，准会迎来村里人赞许的目光。因此，最为辛苦的当属最后一遍打坷垃的时候。往往这时候所有的地块已基本犁完，地里的坷垃大的虽仅有拳头大小，但是经过十天半月的暴晒，一榔头下去好像打在石块上，不掏真力气是打不碎的。娘领着我和哥哥们，在地头一字排开，用蚂蚁排衙的方式一下接着一下往前赶。榔头所到之处，尘土飞扬，坷垃们粉身碎骨，是最令人痛快的时候。

劳苦日子不复返，今天农活重若轻。现如今，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牛马早已成为农村的稀有动物，农业机械早已代替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再坚硬的地块经过旋耕机耙两遍，早已细碎如粉末。榔头这种上世纪司空见惯的家什早已不见了踪影，恐怕仅能在农村博物馆里才能看得见。人们收秋种麦只要你准备好机械租赁费，一眨眼工夫，麦子就种到地里面去了。父辈执鞭的老把式很少有练习的机会。“吁……吁……”“喔……喔……”的役牛声似远古的呼唤，匆匆划过天际，深深烙在人们记忆深处。

现代诗人艾青曾在《我爱这土地》这首诗里深情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的，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粮食是我们食物的主要来源。请珍惜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吧，因为她是我们至诚至爱的母亲。



老屋

亦连 摄

家

■薛顺名

童年的时光
家是一声亲切的唤
昏天黑地的时候
还在天马行空地玩
炊烟散尽的时节
还不忍离开游乐的伴

求学的时代
家是一个温馨的岸
待到风起时节
才去构思远行的难
等到日落的时候
便又想到返乘的船

受伤的时候
家是一个疗养的院
饥渴难耐时
亲人的安慰是清冽的甘泉
风光不再时
窗外就是最美的景观

团聚的日子
家是一个幸福的圆
每个掌灯的傍晚
满足是几句亲切的交谈
每个风起的黎明
失落是一叶远航的帆

远行的瞬息
家是一声长长的叹
道路那么崎岖
跋涉的路到底有多远
风雨那么大
哪里才有歇脚的店

冷静的时候
家是一种旅途的思念
生命起步虽久
前路还那么遥远
人生历练虽久
谁能真正领会家的内涵

诗二首

■唐敖

旧院

以前 渴望现在
现在 怀念以前
以前的院里
常有甜甜的欢笑
现在的院里
只剩 昏鸦的嘶叫

难怪 老人寂寥
旧院
被年轻人遗忘
唯独 我愿珍藏

宽大的肥石
紧嵌在薄薄的土地上
多少脚印啊
印上又抹去
抹去又印上

于是在脑海
特意留一张旧旧的照片

阳光

一缕又一缕
把窗外与屋里连成一片
外面 温暖
里面 也温暖

再厚的窗
也挡不住爱的跃迁
因为每一缕
都希望温暖人间

短歌行

■王鹏军

微微晨曦，照雀之栖。
惺惺睡眼，乱梦中抵。
西风冷雨，碧树凉生。
露重霜繁，寒湿气宛。
荏苒芳草，度度斜阳。
内心怫郁，谁人可知？
水涸泥干，莲枯藕残。
我心缱绻，望极秋殇。
欢日易散，戚日苦留。
悲水漾心，溢而累歎。
伶俜往事，历历如昨。
十指寒凉，由来一梦。
倦倚西风，漂浮人世。
短歌微吟，日不能长。
静数秋天，神痴心痛。
千里东风，回首竟空！



散文

小大人

■唐运华

小大人是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绰号，因为他年龄比班里其他同学都大，我们便给他取绰号小大人。他与我同村，我们上学、放学都同行，他走路时爱勾着头，乐呵呵的。

小大人的爸爸是教师，妈妈是文盲，他不像聪慧的爸爸，却极像文盲的妈妈。任他爸爸手中的小棍在他头上敲得多响，他就是不爱上学，学习成绩很差。每次老师点名批评、罚站、罚抄作业的事，一般都有他的份。

有一次，不知怎么的，我的作业没有完成，当然小大人也在没完成之列。老师罚我们抄 N 遍，这 N 遍可了不得，我们要抄好几天才能完成。我、小大人和其他几个没完成作业的同学每逢上课时，便搬着凳子来到学校东边的一个窑场的棚下，坐在那里抄作业。那是冬天，寒风呼啸，冻得伸不出手，可小大人一点不觉得苦，乐呵呵地噓着手，跟我们说笑。那几天，我们回家从不跟父母说每天要到窑场去抄作业的事，每天都是装模作样地背着书包去上学。

还有一次，为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小大人想出一个捷径，请村里一个开代销点的人替他写作文。开代销点的人上过中学，替写的作文写得有声有色。我还记得这替写的作文内容：村中有两个妇女因丢东西发生争执，双双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互相赌咒：苍天在上，老天爷在上，请老天爷作证，谁如果偷了东西死他全家，死他的……小大人请人替写作文很快被语文老师发现，再罚他抄 N 遍作业。

上初中时，我和小大人不在同一个学校。在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去县城上学，当时雨下得很大，我难以赶到县城，便决定住在小大人所在的学校寝室。他们寝室有好几个人都是我们村的，都是小学同学，他们对我来投宿都很热情。同村人，平时不觉得怎样，今天在他们的寝室相见，倍感亲切。村里的几个人都去班房里上晚自习，可小大人不去上晚自习，他陪我在寝室里说闲话。我知道小大人小学时便学习差，上中学当然也不会认真。寝室里没有灯，

我们躺在软床上，此时小大人的年龄正值青春

期，他躺在床上说，假如此时站他跟前一个大姑娘，他会闭上眼，即使劈脸打，他也不会去偷看一眼。我对他的话感到好笑。
后来，小大人辍学回家。有一次我见他扛着锄头下地，他光着脊梁，肥胖的身体油光发亮，穿着裤头，趿拉着拖鞋，每走一步拖鞋便啪地一声拍一下他的脚后跟。他在家不怎样勤快，常遭娘的斥骂。到提媒的年龄了，眼看着村里同龄人都订了婚，可他的婚事八字还没有一撇。后来，他不愿呆在家，决定外出闯荡，闯出一番事业。那时还不像现在时兴打工，他临走时放出豪言：出去不混个人样儿决不回来。可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一出去便与家里人断了联系，他的娘在家一提起他便掉眼泪。后来小大人曾给家里来一封信，说他在一个煤窑打工，寻一离婚女子结婚。再后来连他的父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和地址。